



北国风



扫码听朗读版《小城子》诵读者/邵晶岩。

小城子

□杨中宇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辽金时期,兰西县西北天这一带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后来,由东北山林里走出的一伙女真人,在此建立起电子居住下来,过上顺心如意的生活。

据史料记载,此地正是金兀术管辖时代金人镇守大北方的一座神秘城池。

公元1126年,金国大帅完颜宗弼(金兀术)曾来江北路查,便看好了这一方平坦之草原,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增添了精锐武装。蓝天如洗,白云悠悠,野草繁茂,祥瑞如歌,这是一个生财纳福之风水宝地。那个年代,松花江南岸阿城便是金国都城,江北还有郝家城子、女儿城、山弯古城、铡刀城子等镇守。在此建起一座坚固小城,一可抵御蒙古人的南来骚扰入侵,可谓是大北方烽火第一站;二可借助草原优势大兴饲养禽畜类,以供应金军后勤补给之用。同时,又为金人提供了安全宜居的好地方。

这座大西北金代塞北小城,说小也不算小,方圆两万八千平方米,城墙高度十八丈。城墙外围有一道宽阔的护池河,河水与东面百里外的呼兰河相通。果然,此地为关隘宝贝之重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后来,蒙古铁骑来袭都屡吃败而归,对小城子心悻胆寒。他们骑的威武战马狂奔而来,距离小城十里外就再也跑不动了,气喘吁吁,口吐白沫,只好放弃了进攻。由此金人更加认定这座小城是天赐福地,确有天地神力暗中相助,一座不可小视之城。而后,又有不少女真人闻名来此定居,即使面对排山倒海威猛的大批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屡屡来犯,小城人亦不肯离开。



树林掩映的村庄。

后来,有个女真人名叫完颜晓英,觉得这是一方水草丰美的天赐圣土,便养起了鸡鸭鹅,还有不少猪牛羊等,竟然年年太平大丰收,每年都繁茂茂盛,漫山遍野都是她和亲人们饲养的畜禽,渐渐地铺展开“风吹草低见牛羊”盛大画卷。而且都卖上了上好价钱,发了别人无法想象的爽意鸿财。城里人都都相继发展起来这个宏大养殖事业,他们饲养草原鹅,北极寒鸭,大户人家饲养量达四五千只。草原鹅被大批运走供应皇城和补给前线,西北远大绿地小城子的显赫盛名,随着畜禽生意崛起而名声远播,红遍北国,成为令人眼红的明星小城。

由此,几百年间,呼兰河右岸小城子发展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辽阔畜牧场,流金淌银,宛若东北大草原上一座人间仙境,喜讯不断传至大金皇上那里,屡次为完颜宗弼点赞加赏。大草原上的小城子,让这一带人引为自豪。

据金史记载,当年,完颜宗弼(金兀术)的儿子完颜亨曾带兵在此驻扎两三年,亲自养殖了好多小鸡,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民间佳话。金鸡崽徜徉于碧野芳草间的美丽现实,曾经多年在大草原深处活灵活现,漫山遍野,金灿灿辉煌,无可胜数。

后来,蒙古强劲铁骑横扫金国兵马,到底没能吃掉这座草原上的塞北小城,足以窥见这座城内的非凡实力,这为明末后金的关外崛起金兵发迹留下了宝贵的一支英雄劲旅。

1879年(清光绪五年)又有大批移民蜂拥北上至此入城,人气极为兴旺。小城不断加快建设步伐,吸引了更多关东人欢喜居住,工商业也在这片草原上繁荣昌盛。



扫描关注
北国风

三旗往事

□杨满良



草原上的马队。

因为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这四个部落同祖,所以共组一盟。其中科尔沁部被分为左、右两翼,各有前、中、后三旗,共六旗。科尔沁左翼中、前、后三旗并附上郭尔罗斯部前、后二旗。这样四部十旗组成一盟,会盟地点定在今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哲里木之地,因此定名为哲里木盟。

但从清初到光绪末年,这里的经济结构却在人们的无意中,自觉而又不自觉就完成由渐变到巨变过程的演变。最初是三旗地沿江两岸的荒原,逐渐被农田所取代,接着清廷便在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上,先后设置大赉、肇州、安达三个直隶厅,统一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与蒙古旗地王爷开始分地而治。这一变化,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的十年间,开始呈现飞跃发展之态势。

伴随土地开发,人口增加和农业发展,清廷为了加强对流民和土地的管理,不得不在垦荒地界内辟府设厅、州、县。此后,垦荒大军持续北上,最后竟有大胆流民冒杀头危险强行越过柳条边进入“龙兴之地”,涌入哲里木盟,进入科尔沁左翼三旗和郭尔罗斯前旗境内,全力以赴开垦蒙荒。各旗地王公贵族禁不得势如破竹般的流民涌入,便顺水推舟,收取租粮,反而过起了不劳而获的悠哉日子。此时的清廷虽也明令禁止流民垦荒,但由于法不责众,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禁不止,违禁不究。以至于到1800年(嘉庆五年),清廷不得不明令准“民人耕种”郭尔罗斯前旗王公领地,“以资蒙古生计”,并在开垦荒地的中间地段,设长春厅,隶属于吉林将军管辖,从此在一望无际的松嫩大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蒙汉划界分治。至此,一个封闭百年的哲盟蒙地,伴随清廷的弛禁而开始对外开放。1802年(嘉庆七年)复准科左后旗蒙地招垦,“所收租银作为该旗当差度日之用”,在蒙地置设昌图,隶于盛京将军管辖。

为加强对流人和土地管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六月)黑龙江将军奉旨,在省城设“总理黑龙江扎赉特等部蒙古荒务省局”,主持三旗荒务。各旗出荒时,再下设“蒙荒行局”,事毕局撤。是年派通判张心田等人至嫩江两岸量莫勒红冈子、滔浪河北、四家子、

二龙梭口、望海一带,计毛荒四十五万六千九百八十一晌,收取押荒银四十六万零八百四十七两。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在荒段莫勒红冈子,设置大赉直隶厅,与蒙旗划界分治,隶属于黑龙江将军,辖二百六十个村屯。另在塔子城设置分防经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在景星镇添设分防经历,两经历皆归大赉厅属。

清末,扎赉特全旗共垦生荒四十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二晌,约占全旗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左右。收取押荒银约四十六万零八百四十七两。

扎赉特旗在出荒时,蒙荒行局对田荒各项问题作了规定。主要有:生荒划分上中下三等,每晌收取不同额的押荒银。此后杜、郭两旗都效仿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在官局主持出荒前,在嫩江东岸就已经开出了小块农田,其中一部分是由届期不归的流人所垦,一部分是1891年(光绪十七年)从卓索图盟喀喇沁旗逃来的蒙户所垦。黑龙江将军达桂则认为,该旗西部的东清铁路两旁,“人烟寥落,遍地草莱,渐为东清铁路公司占射,蒙旗痛痒不关,亦从未一清界址”,为“预防侵占”,应首先出放西部荒地。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荒段设置肇州直隶厅,辖五百三十八个村屯,隶属龙江将军。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昌五城置(肇东)分防经历。至此,扎赉特旗、杜尔伯特和郭尔罗斯后旗三旗共出放蒙荒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四晌,约占三旗总面积的十分之四。东清铁路两侧和两江、呼尔达河两岸的荒原都辟为农田。来自燕鲁的流民和辽南的难民,与蒙旗群众一起,通过艰辛的劳动,使一望无际的榛莽之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从而为祖国边疆蒙地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垦荒后的现大庆属地和周边地区从此便有了三厅和三个分防经历。1916—1927年间,在三县境内又设置泰来、林甸、景兴和泰康四个县。大赉县划归吉林改称大安县。郭尔罗斯后旗于1956年撤并,改称肇源县。扎赉特和杜尔伯特两旗,古称沿用至今。

家的土炕,还有一个用途,就是用来烘干粮食。到冬季把炕席一卷,将要碾的谷子,放在炕头里,然后再把卷的炕席擗下。经过一段时间,就把谷子烘干。临近春节时,推碾的人较多,还得排队。一天,我和爷爷背着2斗谷子去碾米,等推完碾子,已到点灯时间。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用碾子压大黄米面,好蒸粘豆包,俗话说:“过年的饭全家做”。全家人利用晚间,点上小煤油灯,开始做起豆包。奶奶先发好黄米面,我帮助攥豆馅,奶奶和婶母蒸,蒸出来的豆包黄登登,亮光光,吃一口真香啊!

但现在土炕在农村也越来越少了,就连家中新盖的房子,也用床代替了。暖烘烘的热炕头,至今难以忘怀啊!想起热炕头,更想起仍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我总觉得,睡在那充满温情的土炕上,才能与天地相互贯通,融为一体,而只有深入和贴近故乡,拥抱融入土地,才让人过得舒心,踏实和幸福……



扫码听朗读版《颗粒归仓》朗读者/毕曦文。



我们这里不说“秋收”,说“收秋”。我觉得说“收秋”比说“秋收”有意思多了。“收秋”之后,就轮到了捡庄稼。捡苞米、捡谷子、捡高粱、捡糜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捡黄豆,也就是大豆。第一次还不知道怎么捡。妈妈告诉我,俯下身把右手捡的黄豆枝儿一根根夹到左边腋下,等腋下夹满了,就放到大堆儿里,最后用麻绳捆起来,扛回家。妈妈一边讲一边做示范,我按照妈妈说的那样做,很快就学会了。小孩子眼尖,手也快,我不比妈妈少捡多少。从那以后,妈妈每次捡黄豆都要把我带上。

生产队的大车拉黄豆大概都会贪黑,所以看不见落在地里一绺子一绺子的黄豆枝儿。我和妈妈每次天刚蒙蒙亮,就带着麻绳儿出发了。到了黄豆地一看,总有人比我们还早。说是捡黄豆,不如说是找黄豆,天太黑,根本就看不见地里的黄豆枝儿。这时脚比手管用,因为走路的时候脚会碰到黄豆枝儿。天亮了,我和妈妈很快就捡到扛不动了。这时,老爸就来了。老爸除了负责扛回去,还负责把黄豆枝打出来,变成一堆圆滚滚金灿灿的黄豆粒儿。

黄豆枝儿捡完,妈妈会领着我一块地一块地的捡黄豆荚和黄豆粒儿。这相当于过了一段大鱼大肉的生活,接下来要过吃萝卜咸菜的节省日子了——捡黄豆荚,就是把收割后剩在寸把高的豆茬儿上的豆荚摘下来,得一直弓着腰;捡黄豆粒儿更不容易,你得蹲在满是豆叶和杂草的垄沟儿,用手扒拉着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地捡,时间长了,手都扒拉疼了,肿了。这种“挖地三尺”的做法,让我和妈妈一天差不多能捡三十斤黄豆粒儿,有时还能多点儿。积少成多,每个秋天下来,我们家都能捡上四五百斤。

这几年我还在坚持捡庄稼,这与增加收入、过日子关系都不太大,主要是一种习惯。黑土地从不辜负我们,庄稼从春到秋也是活了一辈子,而颗粒归仓是我们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

颗粒归仓

□林建华



爱惜粮食颗粒归仓。

上学后,学校为了冬天不让我们从家里拿柴火,在黄豆收完的时候,老师会带着全班学生,拿上小麻绳儿,到地里捡落下的黄豆枝儿。老师说,同学们捡的黄豆枝儿按斤卖钱,去掉学校冬天买煤用的,剩下的钱分给你们,自己多捡就多分钱。大家听了非常高兴。每个人负责几个垄,捡得都很起劲。那真是地毯式的捡黄豆。从地的这一头捡到地的那一头,每一个落下的黄豆枝儿都逃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有时候同学们还会为了一根黄豆枝儿争抢起来,闹点小矛盾。一块地捡到头儿,老师就会把每个同学捡到黄豆枝儿,用秤称斤数记上账。然后再去下一块地继续捡。

基本上每次都是我捡的最多。这样捡黄豆有点儿像蚕吃桑叶,进哪块地,哪块地就变得光光的。忙活了一天,同学们用麻绳把黄豆捆起来背回学校。老师让大家把所有捡来的黄豆都堆在一起,然后脱粒。豆粒卖了钱,学校留够冬天买煤取暖的,剩下的就分给我们。我捡的最多,分的钱也就最多。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年过年,我用捡黄豆的钱买了一件粉色的绒线衣服。绒线就是今天说的“灯芯绒”,那时挺贵的。

村里有些不种地的人家,到了秋天,就带着麻绳四处捡黄豆,看见谁家黄豆收完了就马上过去捡。捡够了,扛了就送回家,然后再继续捡。这些人家捡黄豆主要是做酱豆儿用的。每年,农村各家都用黄豆下酱,家家园子或院子里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酱缸,只是每家下的酱味道都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小四轮拖拉机,都用牛马车装运。为了不让牛马偷吃黄豆,会用铁丝拧一个“嘴笼子”把它们嘴罩上。牛车慢慢地向前走着,爸爸和老妈在牛车的两边拿着大叉子,把已经割完,放成一堆一堆的黄豆枝挑起来装到车上。牛车装不高,车上不用人摆弄。我跟在车的后面捡车上掉下来的,放回车上或是紧追几步放到前面的黄豆堆上。

牛车一颠一颠地向前走着,旁边是爸爸和老妈忙碌的身影。

后来改成机械收割、小四轮运输。从前的这一幕,很难再有了。但那个画面却时不时就会出现我眼前,有时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不会有什么是比粮食更珍贵的宝贝,“家有粮,心不慌”,到啥时候这话都是对的。

这几年我还在坚持捡庄稼,这与增加收入、过日子关系都不太大,主要是一种习惯。黑土地从不辜负我们,庄稼从春到秋也是活了一辈子,而颗粒归仓是我们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